

# 德日进神学与中国<sup>①</sup>

Teilhard and China

李天纲

Li Tiangang

**Abstract:** Teilhard de Chardin, S. J. (1881 – 1955) was an old friend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world prior to 1949. Teilhard spent twenty-three years in China as a paleontologist, working with Chinese scholars and becoming famous together with them for discovering the famous “Peking Man” in 1929. Many of his early works were written while he worked and traveled around China. The long time he spent in China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Teilhardism” or Teilhardian Theology.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Our Teilhard”, “Life and Works”, “Science vs Religion”, and “Teilhardism and Global Citizenship.” It argues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eilhard de Chardin’s academic activities should not be simply limited to the discovery of “Peking Man”, but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contributions shown in his numerous important writings, such as *Le Phénomène Humain*

216

<sup>①</sup> 本文的撰写,得到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7 年度访问学者项目的支持,在此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杨熙楠、陈家富先生表示感谢。

and *Le Milieu Divin*. Teilhard de Chardin was not only a paleontologist, but also a well-known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wh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is spiritual heritage, which can speak to this post-modern and global world, is worthy of recognition.

**Keywords:** Teilhard de Chardin, theology, China, Science, evolutionism

## “我们的德日进”

1958年4月17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以“科学、文明和人性”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参观者发现梵蒂冈馆悬挂了一位去世不久的耶稣会士——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S. J. 1881 - 1955）神父画像。当时，德日进已经誉满欧美，是一位被公众爱戴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在法国，“德日进之友”协会有会员1000多人；英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加拿大，还有南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研究和学习德日进思想的学会。那一代西方人，迷上了这个具有神秘东方传奇经历的法国神父。

1950年代的中国人，被别人，也被自己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那一年的“世博”，中国没有参加，很少有“世博”的消息传入大陆，国人更不知道德日进的画像，悬挂在“科学、文明和人性”的旗帜之下。如果中国代表团得以参加那届“世博”，中国代表团中有如下这些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李济、杨钟健、裴文中、卞美年、贾兰坡、李四光……那么，他们一定会惊喜地喊出声来：这不就是我们的德日进神父吗？！中国科学院的这群院士们，曾经是德日进的同事、同学、朋友和学生。1929年12月2日，是他们共同铭记的一日。这一天，这群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北平郊外的

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发现了“北京人”！这条消息震惊世界，德日进更神奇，就是他根据这块头盖骨化石，断定这位“北京人”是个女子。他还按照古生物学界的惯例，给她起名为“内莉”(Nelly)<sup>①</sup>。

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和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典、俄罗斯等国的学者有密切合作，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都已经是全球学术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本土人文学科也在“中西交流”的主张下，逐渐融合进世界学术主流。然而，四十年代以后，直到1980年代“文革”结束前，中国大陆学者和西方同行失去联系长达50年之久。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学者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六十到八十年代的德日进，声誉远远超出科学界，已经成为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全球思想人物。

六十到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出现德日进研究的高潮。德日进生前的神学、哲学著作，收集起来编为《德日进全集》(Oeuvres du P.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 J.)十三卷。他的代表作《人的现象》(Le Phénomène Humain)、《神的氛围》(Le Milieu Divin)、《人的未来》(L'Avenir de l'Homme)单行本风靡一时，妇孺皆知。虽然德日进的这些著作是在北平、天津、上海的动荡环境中写成的，但是它们在西方的轰动情景，与世隔绝中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甚至，很少中国学者知道：德日进当年在北平，除了那些散乱化石之外，还摆弄着大堆的哲学概念。德日进滞留中国的时候，他周围的中国学者主要来自“三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他在中国并没

<sup>①</sup> “北京猿人”是位女性，德日进给她取名为“Nelly”，此事见于德日进在北平时期的女友，美国雕塑家 Lucile Swan 保留的书信和回忆录，美国乔治敦大学图书馆特藏档案 Lucile Swan Papers，详细的目录介绍可见 <http://library.georgetown.edu/dept/speccoll/cl184.htm>。Lucile Swan 女士于1929年至1941年居于北平，曾经为“Nelly”制作了一个泥塑的复制品。

有神学家、哲学家朋友，也没有和许多本土人文学者交往。他是耶稣会士，但没有继承利玛窦以来的会士传统；留居中国 23 年，却连应酬的中文也不会，对“汉学”也没有很大兴趣。日后，他在中国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神父和神学家身份。

德日进虔诚信教，身边的中国同事们知道。杨钟健《怀地质学家德日进先生》：“彼自身虽为对科学有兴趣之人，而于教规奉旨甚严。但有同道，每饭必行祈祷。在旅行中每过天主堂，虽于万分旅行疲劳中，亦必前去瞻仰，并行弥撒。平时或在室内，或出外旅行，辄见其手持袖珍日课一册，默诵不已。”德日进饭前祷告，每日一课，信仰终年不废。杨钟健有所不知的是：德日进在西北做田野考察的时候，常常因为当地没有教堂，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用石块垒起圣坛，用自己撰写的《在世界祭坛上的弥撒》(La Messe sur le Monde)祈祷文，独自祭祀他的上帝。面对着塞外的戈壁草原，信奉天主教的德日进神父向他心中的“父”，献上了他那震撼人心的祈祷：“在亚洲的大草原上，我既没有饼酒，也没有祭台，我要让自己超越这些象征，到达物自身的纯粹尊荣里；我，你的司铎，要把整个地球作为我的祭台，在其上向你献上世界的劳动和苦难。”<sup>①</sup>

对德日进的虔诚信仰，身为科学家的“中国人”(当时基督教会

<sup>①</sup> 《世界祭坛上的弥撒》，见于《事物之心》(Le Coeur de la Matière)，收入《德日进全集》。1923 年夏天，德日进和桑志华(Emile Licent, 1876 - 1952)神父一起在中国蒙古鄂尔多斯(Ordos)萨拉乌苏河谷作旧石器时代考察的时候，创作了这份弥撒祷文。德日进根据天主教的祭祀传统，设计了一套独特的礼仪、念祷，适合于单个信徒在孤寂的大自然中，在没有任何宗教设施和神职人员的时候进行独自的祈祷，既有“天涯孤旅”的苍劲，又有“天人合一”的融通。本文已经由梅谦立、王海燕在 2006 年译注成中文，尚未发表。梅谦立教授惠示本文译本，允为摘用，在此表示感谢。[“La Messe sur le Monde” can be found in *Oeuvres de Peirre Teilhard de Chardin*. It was translated in Chinese by Chinese scholar Mei Qianli and Wang Haiyan in 2006 but has not published. The author is grateful to Professor Mei for giving the priority of using the translation here.]

仍有指为“异教徒”)为什么不感觉到特别异样,德日进自有解释。德日进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在重要著作《神的氛围》中,描述了周围同事们的一种疑虑:“当一个天主教徒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常认为他不具诚意,只是迁就而已。他看似关心世事,可是在心底里,因着他的宗教信仰,他并不相信人的努力有什么价值。为此,他的心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基督信仰造成遁世者和伪兄弟,这是我们所不能饶恕的。”德日进认为:一般的基督教徒拒绝了世俗生活中的神圣性,“使他们走离人性和走到人性的旁边去了。它没有使信徒走入人群,反而使他们从人群中孤立了起来。它没有使他们专务人类的共同职责,反而使人漠不关心。”<sup>①</sup>

一个在科学家群体(多数是“无神论”者,或“异教徒”)当中生活的基督徒,立志不做“遁世者”和“伪兄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受十九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二十世纪的生物学家,基本上都是非宗教的。但是,德日进一生事奉科学和神学,同样地虔诚,真诚地相信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如何成为一个“有信仰的科学家”,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他以“人”为主题写作神学著作的出发点。日常生活中,德日进和一般“遁世”的基督徒很不一样。他乐观儒雅、广博幽默,富有生活情趣,“是神父,不像神父”,杨钟健用赞许的口吻说:“在非宗教之场合,(德日进)亦必谈

<sup>①</sup> 德日进:《神的氛围》,郑圣冲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年),第54页。[Pei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he Divine Milieu*, trans. Zheng Shengchong (Taipei: Guangqi Press, 1966), 54.]

笑风生，乍见之，或疑其非宗教徒，尤不信其为一神父也。”<sup>①</sup>

## 生平和著述

德日进不只是发现“北京人”的古生物学家，他还是二十世纪有影响的哲学家、神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 - 1955), 1881年5月1日出生在法国的奥辛讷(Orcines)的一个名门望族,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在中国期间,经常和他通信是两个哥哥 Gabriel 和 Joseph。他们的父亲 Emmanuel Teilhard de Chardin,是一位业余博物学家,喜欢采集奇石、昆虫、植物。十九世纪的时候,由于达尔文学说的影响,生物学成为显学,很多人都在业余摆弄。德日进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和他父亲的早年引导有关。德日进小时候还受到母亲的启蒙,在文法、数学等方面,德日进也表现出过人的早慧。夏尔丹家族决定把他交给学问出众的天主教耶稣会培养,将来从事体面的学术生涯。夏尔丹是个虔诚的家族,德日进至少还有一个妹妹弗朗西斯也加入了天主教会,曾在上海担任修道院院长,26岁时因染上天花去世。<sup>②</sup>

德日进 11 岁就进入耶稣会的学校,在那里他开始学习数学、文法和哲学。18 岁,决定加入耶稣会,进入爱克斯 - 普罗旺斯耶

<sup>①</sup> 杨钟健:《怀地质学家德日进先生》,载于《真理杂志》,一卷(1944)四期。杨钟健“不信其为一神父”的说法,其实含有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宗教的流行见解。“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新派学者一般都鄙视宗教,认为宗教徒没有“科学思想”,德日进这样的天主教神父,其身份意义超出了当时人的常识。[Yang Zhongjian, “In Memory of Geologist Pei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ruth Magazine*, vol. 1, no. 4 (1944).]

<sup>②</sup> 约翰·柯布勒:《一位科学与宗教交界线上的风云人物》,李知津译,收录于王秀谷等著《现代先知德日进》,台北:先知出版社,1969年,第15页。[John Kobler, “A Famous Man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trans. Li Zhijin, in Wang Xiugu,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he Modern Prophet* (Taipei: Prophet Press, 1969), 15.]

稣会初修院。1902 - 1905 年,在英国泽西岛的圣路易修道院学习哲学;1905 - 1908 年,在埃及开罗的耶稣会中学教授自然科学;1908 - 1912 年,在英国哈斯丁继续耶稣会士的课程训练,进阶修习神学,期间在 1911 年晋升司铎。1912 年起,德日进回到法国,在巴黎开始从事古生物学研究,陪同法国著名史前学家布日耶教授,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地开展洞穴壁画研究。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后,中断学业,参加战地救护工作,担任担架员。战后,1919 年德日进回到巴黎大学学习,至 1922 年,获得该校生物学博士学位,同时在巴黎天主教大学获得教职,教授古生物学和地质学。

大约从 1916 年起,德日进从生物学领域出发,对人类的由来,及其未来,作哲学和神学方向的全面思考,开始形成他的一系列想法。当时,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原罪”并不能从人类历史的事实来理解,而只是《圣经》作者对于人性的一种诠释理解。德日进的思想,足以让司职思想管制的圣职部(Holy Office)<sup>①</sup> 神学家们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德日进用“进化论”解释人的未来,认为人类可以不断改善本性,最终在“Ω 点”处与上帝会合,过分地乐观。教会还担心德日进学说有可能对圣奥古斯丁的“原罪观”、“堕落论”造成败坏。还有,德日进从宇宙进化和人性进步的角度论述人类的起源,也会对《圣经·创世纪》“创世说”中人之起源的传统解释造成混乱。在欧洲的思想之都巴黎,新颖的思想刚刚萌动,就会在不同的圈子内不胫而走。同事、朋友和师生中暗中流传德日进的思想,很快受到耶稣会总部的注意。为了避免出现思想混乱,也为了不得

<sup>①</sup> Holy Office,一般认为是延续中世纪以来“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权威裁定机构,实则职能上有调整。1908 年,教宗庇护第十进行改制,称为“Congregation of Holy Office”,中国学界有译为“神圣法庭”的,中国天主教会则译为“圣职部”,仍然负责对于教会出版物的审查,并对违反的神职人员进行处罚。

罪罗马高层，法国耶稣会要求德日进离开巴黎，中断神学写作，去远东从事古生物学的研究。

远在中国华北的通商城市天津，有一位法国耶稣会士桑志华（P. Emile Licent, S. J. 1876 - 1952）神父，这位地质学、古生物学家同行向尴尬之中的德日进发出邀请。他以“北疆博物院”<sup>①</sup>的名义，邀请德日进前来帮助华北的地质和古生物学研究，巴黎自然博物馆也给了德日进一个特约研究员的名义。

1923年5月22日，德日进抵达天津。

到天津后，1923年，德日进把桑志华收集了9年的标本、化石做了整理，很快进入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1924年，他在河南、热河、察哈尔等地考察和采集，开始了华北田野工作；1925年，他回到巴黎天主教大学讲授进化论观点，在教廷的干预下，再次流亡中国；1927年，他在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做田野考察；本年，写成第一本神学著作《神的氛围》（*La Milieu Divin*）；1929年，在非洲索马里、阿比西尼亚做田野考察；1930年，受翁文灏所长的邀请，担任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顾问，指导北平周口店遗址的发掘；1930年，在山西和西北做田野考察；1931年，任法国雪铁龙公司赞助“黄色远征”考察团顾问，做跨越欧亚大陆的地质考察；1932年，在山西考察，返回法国探亲；1935 - 1938年，在广东、广西、爪哇、缅甸等地考察；1939年，因到美国参加地质学家大会，顺道回到巴黎演讲。返回中

<sup>①</sup> 北疆博物院（Musée des Hautes Edutes），1914年由法国耶稣会士桑志华神父在天津创办，主要收藏在华北、西北等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和动植物标本，与耶稣会上海徐家汇博物院（1868）主要收藏长江中下游生物标本分工，故初名“黄河白河博物馆”（*Hwangho Paiho Museum*），后定名“北疆博物院”。馆址设在天主教马场道天津工商学院内，1922年起，分三次陆续兴建三层楼的馆址，渐成规模。北疆博物院曾在巴黎、伦敦举办收藏展，引起欧美学者重视，带动了国际一流学者参与和美国各大基金会资助，对中国新生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进行大规模调查和研究。该馆今为“天津自然博物馆”。



国后，“二战”爆发，回国担任地质学高级实验室主任的计划被迫取消。德日进只能望洋兴叹，滞留北平；1940年，在北平完成代表作《人的现象》(Le Phénomene Humain)。日军占领华北后局势混乱，他和罗学宾(Pierre Leroy)神父一起，将天津“北疆博物院”的重要标本转移到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立“地质生物研究所”(Geo-biological Institute)，坚持室内研究。1946年6月，回到战后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并访问美国。1950年，同行学者推举他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教会却仍然不批准他从事神学演讲和出版；1951年，获格林基金会资助，到美国纽约从事古生物学研究。1955年4月10日，复活节的那一天，德日进带着病体，在纽约中央公园和第五街欣赏节日景色后，在一位朋友家中喝茶时心脏病复发，不治去世，客葬于哈德逊河畔的耶稣会士墓地。

德日进在北平、天津的古生物学界工作期间，发表了很多篇科学论文。杨钟健在他生前就评价说：“(德氏)在我国地质界之发展过程上，尤有其不朽之地位。”<sup>①</sup>但是，由于教廷或明或暗的阻挠，致使德日进的神学著作在他的生前一部也没有公开发表过。德日

① 杨钟健：《怀地质学家德日进先生》，载于《真理杂志》，一卷(1944)四期。本文对德日进在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上的贡献详细论述，必要时可参看。另外，2004年第3期《第四纪研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主办)刊登专栏论文，纪念德日进的科学贡献，论文有：刘东生《东西科学文化碰撞的火花：纪念德日进神父来中国工作80周年》；吴新智：《德日进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创建时期》；李传夔：《德日进与中国古哺乳动物学》；高星：《德日进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早期发展》。[Yang Zhongjian, “A Famous Man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re are many other articles in *Quaternary Science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o. 3 (2004). For example: Liu Dongsheng, “Sparkles of A Western Philosophical Scientist Soul From Deep Touch of China: In Memory of Father P. Teilhard De Chardin On 8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His Long Career-Journey”; Wu Xinzhi, “P. Teilhard De Chardin In The Founding Period of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y”; Li Chuankui, “P.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Paleomammalogy of China”; Gaoxing, “P. Teilhard De Chardin In The Founding Period of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y.”]

进属于以纪律严明著称的耶稣会。会祖罗耀拉 (Ignatius Loyola, 1491 - 1556) 给耶稣会规定了铁的纪律, 一旦决议, 应该像军人那样去遵守。德日进顽强写作, 也一直努力申请通过审查。他把《人的现象》打印稿呈送到罗马教廷, 看圣职部的态度, 但是被拒绝了。1941年7月12日, 他在北平致信巴黎的老师布日耶: “我知道, 我的书已经安全地到达罗马, 已经被审读了三个月了。我不敢指望有什么好消息, 但是对于一个天主教徒, 和一个由当今最好的科学思想塑造的基督徒来讲, 现在不正是公开说话的时候吗?”<sup>①</sup> 晚至1950年, 德日进又一次向圣职部提交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稿本, 希望能够通过审查。然而, 教廷仍然以所述内容越过了科学领域, 多谈了敏感话题, 拒绝批准。<sup>②</sup>

尽管德日进的生物进化学说得到了古生物学界的全力支持, 权威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引他为知己; 尽管法国耶稣会内部的有力人士, 如后来成为天主教“梵二会议”重要神学家的德吕贝克神父力挺德日进; 尽管巴黎已经有一个小群体开始研讨“德日进主义”, 而罗马耶稣会总部的领袖们也知道总有一天德日进神父将成为本会的又一个荣耀, 但是教廷圣职部一直不敢批准《人的现象》公开出版。1953年起负责圣职部的奥塔维亚尼主教 (Cardinal Ottaviani, 1890 - 1979), 更是一个保守派, 他控制的天主教会神学机构都拒绝谈论德日进的理论。1962年6月30日, 圣职部还在发布禁令, 不得传播德日进的思想。“梵二会议”之前, 保守派操控的教廷意识形态, 仍然压制着天主教会内部有希望的新思想。

虽然不能公开出版, 德日进并没有放弃努力。1939年上半年,

①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231.

② 参见 Bernard Wall, *Introduction for Man's Place in Nature*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66), 5.

他回巴黎作演讲,一位长期热诚追随他思想的老小姐珍妮-玛丽·莫迪埃(Jeanne-Marie Mortier, 1892-1982)说服了德日进,让神父把自己的手稿交给她,留在巴黎整理,以免在战乱的中国散失掉。考虑到这些手稿交给教会,只会束之高阁,德日进答应了莫小姐的建议。他甚至还列了遗嘱,让莫小姐成为自己遗留知识产权的执行人。<sup>①</sup>莫小姐倾其积蓄,把德日进的手稿整理出来,包括后来转到他的《人的现象》原稿,自费油印了500份,在热爱德日进的人士中分发。<sup>②</sup>德日进逝世后,莫小姐以遗嘱执行者的身份成为德日进作品的出版人。32位杰出学者,其中有德日进的老师,著名古生物学家布日耶(Abbé Henri Breuil)、德日进在北平的朋友,美国著名地质学家乔治·巴伯(George B. Barbour)、获得1929年诺贝尔奖的法国索邦大学物理学家德布罗意(Price Louis de Broglie)、发起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热爱东方文化,去世后迁入先贤祠安葬的法国大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前法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后创建塞内加尔社会党并任该国第一任总统的桑戈尔(Leopold Sédar Senghor)、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还有26位德日进家人等,共同组成《德日进全集》编辑委员会。<sup>③</sup>《人的现象》在1955年正式出版。

① 约翰·柯布勒:《一位科学与宗教交界线上的风云人物》,第19页。[John Kobler, "A Famous Man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19.]

② 按会规,耶稣会士入会时有“神贫”的宣誓,不可以拥有个人的财产,更不应该设立遗嘱转移财产。德日进委托莫小姐处理自己的版权,有违规之嫌。德日进在巴黎的朋友 Raymond Jouve 神父出面辩护说:著作权不属于一般财产,完全可以在会外处理。况且,像《人的现象》这样的书籍,还是教会不敢要、不想要的“权益”呢。后来,德日进的著作发行以百万册计,莫迪埃小姐的版权收益果然不少,因此又引起天主教会内的一些非议。但是,莫小姐把版税收入都投入在“德日进之友”的活动中,争议渐渐平息。

③ See Winifred McCullo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Teilhard Association* (ANIMA Publications, 1979), 1.

莫小姐长期组织和经营，众多社会贤达拥戴，在 1961 年正式成立“德日进之友社”(Association des Amis de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这是世界各国最早成立的德日进研究会，“德日进主义”终究还是在巴黎这块思想沃土上首先生长起来。

1994 年 3 月出版的第 14 期《德日进通报》(Bulletin Teilhard de Chardin, No. 14, March 1994)列举了德日进的著述目录，由莫迪埃小姐整理，勒苏尔(Le Seuil)出版社出版的法文版《德日进全集》，包括了如下书目：

第一卷：《人的现象》(Le Phénomène Humain, 1955)

第二卷：《人的出现》(L'Apparition de l'homme, 1956)

第三卷：《透视过去》(La Vision du Passé, 1957)

第四卷：《神的氛围》(La Milieu Divin, 1957)

第五卷：《人的未来》(L'Avenir de l'Homme, 1959)

第六卷：《人的能量》(L'Energie Humaine, 1962)

第七卷：《能量的激发》(L'activation de l'Energie, 1963)

第八卷：《人在自然界的地位》(La Place de l'Homme dans la Nature, 1965)

第九卷：《科学与基督》(Science et Christ, 1965)

第十卷：《如是我意》(Commen je crois, 1969)

第十一卷：《未来的方向》(Les Directions de l'avenir, 1973)

第十二卷：《战时的作品》(Ecrits du temps de la Guerre, 1975)

第十三卷：《事物之心》(Le Coeur de la Matière, 1976)

德日进长期流放，他的很多思想都是通过和友人之间的通信表达的。这些通信表达了德日进的真挚情感，也透露了他在远东的传奇生活，更是了解他的思想学说的重要参考资料。和他的神学著作相比照，这些书信更能引人入胜，常常被人摘为语录引用，

因而不断被发掘出来,公诸于世。六十年代以后,德日进研究协会遍布世界各国,他的著作翻译成各种文字,而尤以英文译本翻译最多,发行最广,其影响甚至超过法文本。英国伦敦的柯林斯(Collins)和美国纽约的哈珀(Harper)是德日进英文翻译著作的出版社。该社的哲学神学丛书“喷泉图书馆”(Fontana Library)有一次介绍德日进,把他和马克思、弗洛伊德并列为当代三大思想家:“德日进现在正在被认为是当代人的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者之一。他的名字,正变得可以和弗洛伊德、马克思相提并论。他的著作光是英文版就卖出了超过一百万本,并且还被翻译成包括像俄语、日语这样的每一种文明语言。”<sup>①</sup>

## 科学和宗教

228 1609年,伽利略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不顾朋友们的阻拦,毅然把天文望远镜对准了月亮、土星、火星、水星和太阳。伽利略的观察,证实了哥白尼的惊天雄猜:恒星各有自己的轨道,而且并不围绕地球运行,中世纪教会按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学说构造起来的“地心说”不可靠。人们原以为从大地往上数,在“九重天”之上居住的“上帝”,并没有在清晰而孤寂的宇宙中被发现。人类必须在另外的空间里,继续寻找上帝。伽利略的发现,否定了中世纪教会的空间理论,迫使现代人在更加广阔的宇宙中寻找上帝。概言之,伽利略开始了一个“空间的发现”。

三百年以后,德日进替现代人类宣示了一个“时间的发现”。如果说伽利略用天文学揭示给人类在“何处”寻找上帝的话,德日

<sup>①</sup> Hubert Hoskins, *An Introduction to Teilhard de Chardin*. Trans N. M. Wildiers (London: Fontana, 1968).

进则用古生物学预告了人作为类，“何时”才能够与上帝会合。德日进用了“进化论”的思路，给人类从起源到终结，勾画了一条从“阿尔法”到“欧米茄”的时间维度。德日进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时间性”。德日进的好友，著名神学家德鲁巴克(Henry De Lubac, S. J. 1896 - 1991)概括德日进哲学特征的时候说：“哥白尼、伽利略带来了空间的发现，而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时间的发现。”<sup>①</sup>“和现代文明的兴起相对应，什么是自有生命以来的最光荣的胜利？什么样的突变才能和人类的爆发相比较？这大大地修正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这是一个比‘远比伽利略时代的天文学革命更加重要’的革命。”<sup>②</sup>

从神学意义上看，德日进的“进化论”，要比哥白尼的“日心说”更加具有革命性。哥白尼推翻的“地心说”，只是中世纪教会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建立的神学诠释，和基督教《圣经》教义无直接关联。德日进的理论，则是用近代科学知识修正传统的神创说，直接涉及到《圣经·创世记》中的“创世说”。在《创世记》中，上帝在七天内团土造人，创造天地自然。近代天主教会虽然逐渐放弃用犹太历法 5767 年<sup>③</sup> 前的那一个七天作为历史意义的创世元年，但是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的教会、教派的神学家们还不能坦然面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 - 1882)自《物种起源》(1859)出版以来的“进化论”挑战，仍然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创世记》的神创过程，把亚当、夏娃的故事，作为一段完全真实的历史来对待。德日进则认为；《创世记》中的人类起源，是一个隐喻。作为二十世纪初年的

① Henry de Lubac, *The Religion of Teilhard de Chardin* (London : Collins, 1967), 22.

② Ibid, 23.

③ 犹太历法根据《圣经·创世记》中的年代计算，将亚当、夏娃的创生之年作为元年。公元 2008 年为犹太历法的 5767 年。

古生物学家,曾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寻找最古老的人类化石。那一代古生物学家,已经在非洲找到了 200 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化石。德日进亲自发现的“北京人”,也有 50 万年。二、三十年代的天主教会还不能很好地采纳科学理论,“物种进化”的理论,把上帝排除在人类进步的环节之外,罗马梵蒂冈教廷无法承受,这决定了德日进一生之命运。

“科学”和“宗教”又一次严重冲突,时至 1920 年代,大多数基督徒还不能接受“猿人”的说法。<sup>①</sup> 然而,作为古生物学家的德日进神父,天生就是来调解这个矛盾的。在肯定我们的世界有一个神奇开端的时候,德日进和现代物理学家没有分别。古生物学家兼神学家的德日进认为这个“神奇开端”,也是生命的开端,就是人类进化的由来。德日进把这一个(次)导致一切事物的原始,称之为“阿尔法点”(A Point,希腊文的开头字母)——上帝。随后,创造完成的宇宙,开始它的自然进化,大地出现纷繁的地质、地理、植物、生物现象,直至相当晚近的数百万年内,在太阳系的地球表面,经过“人化”(Humanization)的作用,有了人类,出现了一个“智力圈”(Noosphere),史无前例地产生了精神现象。在进化的作用下,通过不断的变异和融合,目前阶段的人类分解出各种种族、语言、文化、习俗、信仰等差异,相互之间进行着通婚、交易、欺凌、战争等活动。但是,在相对应的时间单位之内,人类会归于联合,形成一个整体,在一个德日进称之为“奥米茄点”(ΩPoint,希腊文的结尾字母)的地方,与守候在那里的上帝会合。如果允许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或许可以这样说:阐释宇宙和人类从“阿尔法点”到“奥米茄点”的轨迹,即事物与“上帝”相伴始终的历程,庶几就是德日进神学的要

<sup>①</sup> 1920 年代,美国南方的田纳西、阿肯色、密西西比等州,都有法律禁止公立学校讲授达尔文进化论。至今还有不少美国教会排斥达尔文的“进化论”。

义。

德日进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的现象》(1955)中提出一种“有上帝的进化论”，和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意在否定“神创论”的志趣完全不同。达尔文等人的“生物进化论”，使得基督教会按《圣经·创世记》的字面意义来理解“人类起源”几乎不可能，令十九世纪的神学家十分尴尬。所有基督宗教的教会，必须有人站出来，用一种说得过去的方式回答这道难题。在差不多一百年之后，耶稣会士德日进神父另辟蹊径，综合了二十世纪的科学进步，重建了二十世纪的“神创论”，其神学贡献自是巨大。我们不妨先看看德日进是如何表述“创世说”的，他说：“确切地说，上帝不是‘作’；上帝作万物，他让万物作成自己”(Properly speaking, God does not make, He makes things made themselves.<sup>①</sup>)。德日进认为，上帝确实作了，但没有直接地作。他作了万物，让它们慢慢进化，作成自己。这样，上帝是躲在了事物现象的背后推手，他准备好的质料，兀自“进化”，有目的地升华，最终和“他”会合。德日进说：“全部在一个具体的观念中，并不存在什么物质和精神：所有的存在，都正从物质变为精神。这个世界上没有精神，也没有物质。所谓‘宇宙填料’(Stuff of the Universe)，就是‘神-物’(Spirit-matter)。只有这‘神-物’，而不是其他存在，才能产生出人类这分子。”<sup>②</sup>“神-物”关系的背后，是更加神圣的上帝，因此，德日进说：“进化是神圣的”(Evolution is holy)<sup>③</sup>。

德日进调和“科学和宗教”的对立，是否能够说服所有的人，在

① Teilhard de Chardin, *Christianity and Evolution*, trans. Rene Hague (London: Collins, 1971), 28.

② Teilhard de Chardin, *Human Energy* (London: Collins, 1969), 57.

③ Teilhard de Chardin, *Writing in Time of War* (London: Collins, 1968), 59.



科学家和神学家之间都有不同看法。作为一个耶稣会士古生物学家，“科学革命”后完善起来的“实验科学”，以及经“启蒙运动”冲刷后仍然保留的“宗教体验”，是德日进一生面对的两大难题。人们一般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他的学问、思想和信仰，却在这两方面同时发展。这一点，虽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相当罕见。不少神学家、哲学家在十九世纪已经抗辩：科学和宗教是可以统一的。但是，在德日进之前，很少有一个哲学家真的去统摄最新的科学成果，更少由一个科学家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去发展传统的神学思想。二十世纪初年，刚刚提出“狭义相对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宗教，并且断然宣称：“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sup>①</sup>经爱因斯坦之口说出这句话，当然很震撼。但是，爱因斯坦只是宣示了自己的信仰，还没有从物理学出发，为人类清理出一种新型的“宗教 VS 科学”关系。

德日进是二十世纪初年清理“宗教 VS 科学”关系的最重要学者，他的思想确实属于基督教神学。天主教神学家，德日进神学研究者德鲁巴克说：“把德日进纯技术化的科学论文放在一边不论，人们大致可以把他的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是思想路线上仍然是科学的，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哲学的，从实验科学的数据发展而来的那种；第二，更严格来说，它是神秘的，宗教的，通常分明就是基于基督启示说法的那种。”<sup>②</sup>

<sup>①</sup> 爱因斯坦：《宗教与科学》，收录于《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82页。[Albert Einstein, "Religion and Science," in *Collected Essays of Albert Einstein*, trans. Xu Liangyi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6), 282.]

<sup>②</sup> Henry de Lubac, *The Religion of Teilhard de Chardin* (London: Collins, 1967), 11-12.

调和“科学与宗教”肯定会受到来自科学界和宗教界双方的质疑。连赫胥黎这样的同行知己，对老朋友德日进这项“费力不讨好”的两难之事仍是有保留的。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1887 - 1975）在探索人类未来的时候，和德日进同为“人道主义”者。但他更愿意坚守他祖父托马斯·赫胥黎和查尔斯·达尔文的无神论“进化”原则，对“创世”和“团圆”的神秘议题悬而不论。赫胥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秘书长，在贯彻人类大联合乐观理想的时候，他和德日进完全一致，但当神父为“人道主义”者介绍一位上帝的时候，他婉拒。他说：“我自己总是对有幸结识德日进而心存感激。最初的相见，是在我去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之后不久。我们马上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一直维系，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也都在专业之外有着广泛的兴趣。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志向：尽可能完整地探寻进化的全过程，尝试着给出进化的模式，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在可知的未来中追踪它的蕴意等，以构造出一个有效的图景。我们两人对人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及其作用，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德日进）比我更激进，我不太能够跟上他的节奏。他相信：进化旅程中的最终目的地是他称之为‘欧米茄点’（Point Omega）之地，在那里，自然界和超自然界将在神奇中会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方式。”<sup>①</sup>

在科学昌盛的现代社会，重建宗教的权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代人面临的“科学与宗教”的议题，属于“理性和信仰”的更大范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二十世纪的神学，稍稍扭转了在十八、十九世纪“启蒙”和“理性”时代的式微，渐渐向主流学术回归。

<sup>①</sup> Julian Huxley, "The Thinker", in *Letters from a Traveler*, 11 - 12.

但是,当代很多神学家的影响仍然局限于教会内部,充其量只传播到一部分校园知识分子中间。《人的现象》的英译者华尔(Bernard Wall)说:“他原来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神学家,或哲学家。”<sup>①</sup>正是德日进这样的“业余”神学家,却反而越出信徒圈,在一般民众间脍炙人口,成为在科学、艺术、政治、社会各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神学人物。这样的人物,在二十世纪神学家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德日进的学说,后来被神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们认真研究,终于获得承认,并被概括为“新托马斯主义”——德日进主义(Teilhardism)。从巴特“新正统神学”观点看,德日进的“新托马斯主义”不够重视《圣经》和基督宗教的教义,大谈自然、生物、人类和文化,有“自然神学”的异教倾向嫌疑。以蒂里希“自由主义神学”观点论,德日进的“人的现象”,大部分是宏而阔之的“类”的现象,缺乏对于人性存在和神人关系的细致分析。这样的比较,显然得很有神学理据。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德日进的神学路径是从“科学”到“宗教”,目的就是要调和“理性和信仰”,就不会苛求他就《圣经》本义和教会传统作出更多的诠释。有时候,我们应该同情地想到:像巴特、蒂里希这些“深刻”的新教神学家们比较幸运,他们可以借着路德宗开创的“因信称义”传统,有比较深厚的信徒和信仰的土壤,可以“以经解经”,专注于基督宗教神学本身。相反,法国天主教的神学家们,面临的是经过伏尔泰等人最为彻底的“启蒙”,“理性”如此强烈,“科学”如此普及,“文化”如此发达,任何“信仰”理论,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世俗学说作支撑,就很难获得它的“公共性”,甚至难以在获得自身的存在。

<sup>①</sup> Bernard Wall, *Introduction for Man's Place in Nature*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66), 5.

## 德日进主义和全球公民

德日进的理论，主要特征是它的“时间性”。德日进自己思想的立足点，是在“阿尔法点”到“奥米茄点”进化过程的中间。他持有“人本主义”立场，从“人的现象”，观察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自身体质和精神状态。因此，德日进在宏观层面上有两个向度：向后，他追问二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向前，他展望和“地球-生物”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人类未来。正如他的一部作品《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书名所暗示的，德日进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一点在二十世纪所有学说中是最突出的。德日进预告说有“超人”(Ultra Human)正在出现。这种“超人”是集合自有“智人”以来所有优点，无论从地球人类的内视眼光，还是从太空上帝的俯视角度的，这种“新人”都是一个整体——全球人。人类将以“全球人”(Global Citizen)的单一身份，在“奥米茄点”上，与上帝会合。

宗教问题是德日进神父关心的核心问题。既然地球上的人类，并非只是基督徒，还有佛、道、儒、印度、伊斯兰等等教徒，况且基督宗教内部，也分离成很多不同的教会。人类的信仰趋势，是分离为“不同”，还是联合为“一统”？1946年11月25日，德日进提出两种普世信仰的可能性：“一，普世信仰之巔：在基督徒之间，于一个真实的‘宇宙’规模上，专注于引导出一种超正统和超人性的基督教；二，普世信仰之基：在所有人之间，为未来的人类，专注于定义和扩展出那种普通人的‘信仰’根基。将这两个努力联合起来，自然地就会把我们导向我们一直期待着的普世信仰。因为如果尽其可能地深入引导，我们会发现，人类的信仰就不会满足，并弃置

一个显而易见的基督。”<sup>①</sup>概言之,德日进认为:人类需要通过基督信仰去遭遇上帝;然而,所有人类的信仰都有价值,它们是人类得救的基础。

“Ecumenism”是天主教会喜欢用的一个专有名词,过去天主教神学家们常用它来号召新教重返罗马梵蒂冈教会,再次集结在“大公”的旗帜下。二战以后,德日进等人一批天主教神学家开始把这个词更宽泛地应用。“梵二”会议以后,天主教与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乃至与天主教并无渊源的印度、佛、道、儒教等东方宗教对话交流的时候,也常常使用 Ecumenism 这个词。源于天主教“大公主义”的“普世性”,仍然有其本位意识,带着“家长”口吻。但是它主张弥合信仰分歧,达成“天下一家”的人类大联合,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大同”理想。德日进神父当然还是把基督教作为“普世信仰之巔”,表明他的天主教徒身份。但他承认地球上所有人种和族群的信仰,如佛陀、孔子、神道、圣人、先知,都是“普世信仰之基”,比他以前的所有神学主张都进步了。德日进认为“普世性”在信仰上是可能的,对比某些政治哲学家离间不同宗教、文化族群,提倡“冲突论”、“国情论”,显然更加地积极和健康。<sup>②</sup>

现代社会的历史学家们,多半是根据“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人的基督宗教信仰经验,认为教会(Churches)、宗教(Religions),乃至信仰(Believing)都趋于衰落,按某些极端学派的估计,宗教甚至

① Teilhard de Chardin, *Science and Christ*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65), 198.

② 美国外交学家亨廷顿在 1994 年抛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三大宗教的“特殊性”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乃至必然冲突的。还有更多的论者主张“国情特殊论”,认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天造地设,深入骨血的,是不可融通的,亨廷顿等人完全是反“德日进主义”行之,十足是对“二战”后人类“大同”理想的大倒退,只可以说是“德日进主义”的叛徒,一个逃课的坏学生。

将趋于消亡。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研究人类宏观历史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一般研究人文历史的世俗学者有很大的分歧。让我们看看德日进人类“大同”的预言,是根据什么作出来的。

德日进把他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知识,融为一炉,锻造出一整套术语。他把人类之前的历史,划定为“地质圈”(Geosphere)、“生物圈”(Biosphere)。这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历史,这段历史中,人类对地球不产生的影响。此后,人类生成,“意识的兴起”(The Rise of Consciousness)改变了地球的外貌,为此德日进再发明一个词:“人化”(Hominization),意即地球上的所有现象,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上百万年,几十万年的“人化”影响,如今的地球表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人类智力活动产生的“心灵圈”(Noosphere)。“地质圈”、“生物圈”,“心灵圈”,一层一层地进化,最后呈现出如今我们可见的壮观的人类。套在地球外表的“心灵圈”,由上帝最宠爱的人类组成,它是积极的,自身进化和趋于完美的,它会反作用于地球,改变地球,带动地球走向无垠的宇宙,并在那遥远的深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后的地点——“奥米茄点”,和上帝会合。“德日进神学”的理性基础,显然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本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

然而,熟悉天主教神学的人,也很容易地看出“德日进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三魂论”、托马斯·阿奎那神学的“目的论”有渊源关系。中世纪后期,天主教神学用亚里士多德学说解释自然和人类现象,至托马斯·阿奎那集为大成,称为“托马斯主义”。“托马斯主义”是近代天主教会的正统哲学,也是自创会始祖罗耀拉以来耶稣会士特别推崇的思想学说。亚里士多德《论灵魂》,把“三魂”,即“生魂”(有生命,无知觉,植物属之)、“觉魂”(有生命,有知觉,无意识,动物属之)、“灵魂”(有生命,有知觉,有意识和灵性,惟人类

属之)<sup>①</sup>分别开来,把“灵性”作为人与动物、植物的区别。德日进系列概念中的“生物圈”,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生魂”、“觉魂”,是生物界;“心灵圈”则为“灵魂”,是人类现象;“地质圈”是德日进提出来的,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自然界”。这种分类,隐约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日进的独特贡献来自于近代古生物学的成就。长期研究“北京人”和其他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的“智人”,使得他能够敏感而清晰地想到人类在动、植物界及自然界的地位。他用地质学“新生代”的知识,给亚里士多德的“三魂论”安装上了一条时间的维度,即“进化论”。人类,从单一起源的线索,作为一个整体,“走出非洲”,在二百万年前逐步从动物界进化而来。

阿奎那“目的论”也是“德日进神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资源。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为了理解一切自然现象形成的条件和来源,需要探索事物的四种基本原因,即“四因说”(Four Causes)。“四因”分为“质料因(Material)”、“形式因(Formal)”、“动力因(Motive)”和“目的因(Final)”。<sup>②</sup>托马斯·阿奎那采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把它从形而上学的证明,转变为对于上帝终极存在

① 明末傅泛际和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中,已经完整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三魂说”,这里“生魂”、“觉魂”、“灵魂”的译名,顺从明末的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中文译本,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和吴寿彭译《灵魂论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Aristotle, “On De Anima,” in *Original Works of Western Philosoph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1); *On De Anima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② 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译本见《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耶稣会士历来重视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学说,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有《性学初述》,翻译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四因”(“四所以然”)分别翻译为“质”(质料)、“模”(形式)、“为”(动力)、“造”(目的)。[Aristotle, *Physics*, trans. Zhang Zhu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的证明。阿奎那神学强调“目的因”，他说：“人们发现无思维的自然界都按照一定的目的活动着，它们总是或者往往按照同一个方式进行活动来达到最好的效果。显而易见，它们之所以达到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据着一种意志。如果无思维的事物没有受到一种意志或理智来指导，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好比箭必须由射箭者来控制一样。所以，必须有一种理智来指导自然界归向其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sup>①</sup>上帝的创造，以及他的引导，使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有生命到超生命，都归向一个目的，即上帝。这个“目的因”的解释，正是德日进的“超人”理论，以及人类从“阿尔法点”到“奥米茄点”进化的思路来源。“德日进神学”用近代生物学的方法，论证阿奎那的“目的论证明”仍然具有价值，因而也被一般学者推为二十世纪“新托马斯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如果说“德日进神学”属于“托马斯主义”的传统，它的新发明就在于它关注的“人的现象”，代表了二十世纪的整体人类理论。二十世纪诸学说中，德日进最关心人类的整体命运。近年来，随着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掀起，很多学者认为：二十世纪的人类普世精神，是从“德日进主义”开始的。<sup>②</sup>自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各民族率先组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式的现代国家。以后，亚洲、非洲、拉美洲的各民族，也都纷纷以摆脱殖民地统治及分

<sup>①</sup>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2部，第3题，收录于《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2页。[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vol. 1. 2(3), in *Original Works of Western Philosoph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262.]

<sup>②</sup> 最近的一本德日进研究专著[Thierry Meynard, S. J. ed., *Teilhard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把德日进的思想，作为战后至今“全球化”过程的先驱。可以参看。



解帝国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二十世纪中的“民族独立”固然为弱小民族带来了国际自由和平等。但是,自十六世纪大航海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至二十世纪达到巅峰,已经越来越让人意识到一个整体人类的存在。还有,二十世纪中的两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的政治,致使人们为利益争夺,大打出手,死伤遍野,积累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几乎败亡。“二战”后的惨况,使得人类意识到民族国家间竞争不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用新的全球意识,建立一系列代表人类利益的跨民族国际机构,对国家间的利益加以协调,对人类普世价值加以保护。

从“人类”立场看世界,“民族”就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我不是一个雅典的,或是希腊的,而是世界的公民”(I am a citizen, not of a Athens, or Greece, but of the World.)。德日进在我们这个时代说:“民族的时代过去了,如果我们还要生存,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摆脱我们古老的偏见,共建这个地球”(The age of nations is past, the task before us now, if we are to survive, is to shake off our ancient prejudices and build the earth.)<sup>①</sup>。“德日进主义”为古老的人类“大同”学说安装了一个“进化论”发动机,使得二十世纪的“普世主义”具有了“科学”色彩,希腊的、中世纪的理想,和当代的“全球化”融合起来,成为现代政治学家乐于谈论的学说。

“德日进主义”,特别适合成为联合国的思想基础。事实上,从联合国的建立初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德日进主义”都是其指导思想。如果说 50 多岁的联合国,在实践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

<sup>①</sup> Teilhard de Chardin, *Human Energy*, London: Collins, 1969, p. 37. “世界公民协会”(Association of World Citizens)把苏格拉底和德日进的语录放在他们的宣言上,见官方网站<http://www.worldcitizens.org/goals.html>

意的地方，它的理想却是崇高而具有说服力。“普世人权”、“协商政治”、“地球共建”等等，都是“德日进主义”的要义。理解“德日进主义”，对联合国的起源，以及当今的国际政治也能有更深远的眼光和看法。

1960 - 1980 年代，德日进的全球影响达到高峰。最热衷谈论“德日进主义”的地方，一个是联合国讲坛，另一个就是各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团体。在联合国创立初期，德日进的思想成为这个新兴国际组织的基本学说，因为联合国迫切需要强调的“全球性”，正好被“德日进主义”以神学、哲学和科学的语言全面地阐释了。

2005 年 4 月 7 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德日进逝世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演讲，说：“德日进呼唤奠定一个全球体系的基石，他强调一个国际框架的预设作用，可以用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行使集体行动。他的融合 (Convergence) 理想，和今天的需要相吻合，他把尊严、公正的道德律令，与和平、安全、经济利益和保存未来的律令都结合了起来。”<sup>①</sup>

德日进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老朋友，他在中国 23 年的经历，对“德日进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对于中国文化也有很高的评价。这些都需要我们另外作出论述。但是，通过以上我们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德日进在中国学术活动的目的不止是要发现“北京人”，而是写作《人的现象》系列著作。他不止是一个古生物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对当代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哲学家、神学家。这一点，中国人还需要重新认识。

---

<sup>①</sup> Fra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官网：<http://www.ambafrance-uk.org/Message-from-M-Jacques-Chirac.5832.html>

**作者简介:**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Email: tgli@fudan.edu.cn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Li Tiangang is a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Religious Institute.

242